

第一章 進入黑暗

我不太相信有人在品嚐過一次鴉片這種神聖的奢侈品後，會再降格返回酒精那種粗野世俗的樂趣上，在我看來，下述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：

過去未曾有過機會品嚐的人們，如今開始享用；

過去已經懂得品嚐的人們，如今需求更多。

——湯瑪士·德昆西（Thomas De Quincey，作家、終身鴉片成癮患者、毒品文學浪潮啟蒙者），《一位英國鴉片吸食者的告白》

1-1 我怎麼會在這裡？

我從未想過，有一天，我自己會躺在這裡。

一週前，我還踩著高跟鞋，拖著行李箱，往返武漢、上海，以行銷長的身分出席各地業務大會，意氣風發。我在公司處於領導層，得到 CEO、創辦人的賞識，和同事們也相處順利，回家後，有住家阿姨幫忙打理家務，小孩的吃食、課業、接送我全不用擔心。事業成功，家庭幸福，順風順水。

沒想到一轉眼，我就癱躺在臺北榮總的急診床上，手背上插著針管輸液，日光燈管敞亮，照得我眼睛刺痛，我呆呆地看著天花板，想像這裡是天國。

現在是凌晨兩點，不久前，我搭深夜紅眼班機，在婆婆的護送下從上海臺商醫院，一路直奔臺北榮總，沿途歪歪倒倒、幾乎要站不住。上海臺商醫院的醫生警告我，若不立即回臺就醫檢查，恐將肝昏迷。

他什麼檢查步驟都沒有做，沒有用到聽筒、壓舌板，更不用抽血留尿，僅看了我一眼，就下了如此的指示，並交代婆婆，萬一我出現昏厥現象，該如何處置，避免頭部撞擊。

他不是庸醫，也不是在推託恐嚇，因為當時的我，全身皮膚黃得如一顆芒果，活像小小兵（Minion），更像「新娘不是我」裡頭，助曬劑被好友掉包的安·海瑟威。

「姊，手續辦好了，醫生等一下就來檢查。」

我緊閉雙眼，轉過身去，背對妹妹默默流淚，淚水流進嘴角，濕濕鹹鹹的，後來漸漸從嗚咽啜泣，轉為控制不住的痛哭。我的身體不停抽搐，臉上滿是淚水流過又變乾的痕跡，緊繃又刺痛。

「會冷嗎？我幫妳再要一床毯子。」妹妹走到我面前，發現我發抖的原因，輕輕地撫著我汗濕糾結的亂髮，「沒關係，我們在醫院了，不要擔心。」

陪伴我的除了當時懷孕五個月的妹妹，還有從上海一路陪伴、扶持我，近二十四小時沒闔眼的婆婆。經過等待病房、抽血、驗尿、腹部超音波.....等種種緊急處置，已經二十四小時沒闔眼的婆婆，坐在我的床邊關心地問我：「艾珊，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上廁所？」

我回憶起讓自己躺在這痛苦流淚的開始。

結束武漢的會議，我風塵僕僕回到上海的家，覺得疲憊、食慾不振，便跟公司請了一週的假，待在房裡，躺在床上。上海的阿姨負責操持三餐，正好來訪的婆婆負責陪伴孩子，我躲在自己的房裡，呆呆地看著窗外。我很熟悉這樣的低潮，它總是在急驟的壓力或是密集出差返家過後出現，我的心中會出現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，想讓你拿起什麼東西往裡丟，將它填補起來。

我總是用習慣的方法處理：吃百憂解，吃贊安諾，配一點飲料，滑手機、購物。就這樣，我足不下床地過了一週，某天睜開眼，聽見窗外婆婆和孩子玩球的歡笑聲，這才勉強走出去，想要加入他們。

我走進了陽光，現了形。

婆婆看見沐浴在日光下的我，倒吸了一口氣。擁有專業護理背景，曾經當過成功嶺醫院院長的她，要我靠近一點，開始逐一檢查我的眼白、胸口、手掌、腳底.....全是黃色的，而且隨著幾十分鐘過去，非但沒有退去，還愈來愈黃。上海家裡裝的燈管是暖色系的，我又絕少出房門，這兩週沒有人發現我已經出現了黃疸的症狀。婆婆當機立斷，先叫我跟她去上海的醫院，接著再直接搭機回臺灣。先生給我們直接訂了第一班機的商務艙，無法臨時請假的他，在虹橋機場出關口，緊緊地抱著我，將我的手交給婆婆。

因為怕我昏倒，婆婆沿路走在我右後方，她身型嬌小，矮了我好幾個頭，此時卻展現無比的力量，緊緊地攙扶著我。在飛機上，她牽著我的手說：「艾珊不要怕，我們快到了。」

雖然當時我惴惴不安，頭腦也昏沉雜亂，不過，我記得一件可愛的小事。在候機室時，婆婆離開了一會，隨即又回來，手上多了好多餅乾和巧克力，她說：「妳現在需要糖分，我剛剛去跟貴賓室的人多要了好多，妳看。」見到她遞出的糖果，我覺得自己好像正和她手牽手去郊遊，獲得了些許安慰，心中的恐懼隨之減少了幾分。

折騰了一陣子，我終於得以進入病房，在主治醫師進來問診前，急診醫生先幫我抽血、驗尿、打點滴，要我等待檢驗報告。這時已經是凌晨六點了，四小時前，我讓懷孕的妹妹先回家，並囑咐她讓爸媽睡飽一點，等到白天再通知他們，卻完全沒有想到，陪在我身旁的婆婆已然未闔眼三十六個小時，也有高血壓的她，身體恐怕撐不住。可能是她那股遇強則強的軍人氣魄，毫不流露倦意，也可能是我當時太依賴她，不想放手。

身邊人對我的付出，我真是不懂體察，更別提感激了。

早上八點，主治醫師來了，手上拿著我的報告，眉頭緊皺。詢問我的慢性病史，排除了A肝、B肝、C肝的可能性，和我解釋 GOT、GPT（就是一般人口中的「肝功能指數」，正確來說應該稱「肝發炎指數」）.....等，我的各種指數都不正常，其中最可怕的是黃疸，一般人的正常指標在十以下，我竟飆到了八十以上。

我是一個相當罕見的病例，而且病況危急。

醫生問我，妳在上海，吃了什麼東西嗎？有吃生魚片之類的東西嗎？
我搖搖頭，什麼都沒吃。

妳最近有服用哪些藥物？
百憂解、贊安諾.....都是長期處方箋。

妳最近身體比較勞累嗎？
剛剛出差一週回來，很忙碌。

平常有飲酒的習慣嗎？
我沉默了。

我說，過去一週有飲用啤酒，一天大概一瓶。這是事實。

我沒說的是，在出差應酬時，為了拚搏，我喝了多少白酒，等到酒席中大夥兒歪歪倒倒，我便趁機躲回飯店房間，打給客房服務，叫上一瓶，甚至兩瓶夏多內（Chardonnay）白酒，邊喝邊用筆記型電腦處理明天會議要用的簡報。當時我正積極地想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從代理行銷長轉正，因此應酬時我絕不敷衍，有酒必乾，好不容易回到房內，我也不會休息，務必將明日簡報的內容準備地一絲不苟。因為一直處在往前衝的高壓之下，我快速運轉的腦袋幾乎停不下來，因此，不只加班的時候喝，臨睡前我當然也要再喝一點，才能放鬆入睡。久而久之，一杯不夠，一瓶不夠，最後進展至開必須第二瓶酒來喝。第二天一早，七點整，鬧鐘響起，還在宿醉的我吞下兩顆普拿疼，喝了兩杯美式咖啡，強振精神後，又進入會議室開始忙碌。出差的每天，我皆如此度過，在工作與酒精之間循環反覆。

在上海時，我總是這樣度過出差的日子，等到返家時，已經再也喝不下了，只要酒精濃度稍高就會讓我反胃、嘔吐、無法進食，還狂吐酸水。但即便如此，我還是離不開酒，差別只在於僅喝著酒精濃度較低的啤酒配百憂解、贊安諾。

醫生一邊振筆疾書，一邊歪著頭說：「一天一瓶啤酒，算一個酒精單位，不至於肝炎啊。」

婆婆在旁邊，對一切了然於心的她，卻什麼都沒有說。

八點半了，我的父母奔進病房，不停喃喃自語，怎麼會這樣，怎麼會這樣，昨天還通電話，今天就進了醫院。此時公公也來接婆婆回家了。當他牽起婆婆的手時，我看見婆婆的肩膀瞬間垮了下來。她回頭拍拍我的肩，依舊沉默，踩著疲軟的腳步，離開了病房。

醫生繼續說，如此嚴重的黃疸症狀，並無藥物可控，只能施打葡萄糖水、吃維他命、護肝藥，休息並靠肝臟自我復原。若在一定期間內指數降不下來，或繼續往上飆升，這是非常危急的情況，我有可能必須要換肝。他停頓了一下，問我有沒有兄弟姊妹啊？

我清楚知道他問這句話的用意。在美劇《實習醫師》（Grey's Anatomy）中就有這樣的劇情，解方要不是等著裝在冰箱裡的新鮮肝臟搭直升機過來，就是讓我的直系家屬捐肝。從來沒有這麼接近死亡的我，既害怕又軟弱，想起了不管發生什麼事，總是第一時間拔刀相助的親妹妹，她若不是懷孕，一定會捐給我的吧？

我說謊了，還自私地想著妹妹肯定會救我，真是個無恥的人啊。

我和父母說需要休息，讓他們回家幫我取些衣物、必需品，他們、醫師、護理師前腳一離開，我便將醫院的棉被蒙住頭，放聲大哭。

我，究竟怎麼了？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我的生活為何變得如此難堪？

該和公司請多久的假，要編什麼樣理由？

行銷長的位子，還會等著我嗎？

我哭得聲嘶力竭，沉沉睡去。

1-2 我這麼幸福，為什麼還需要灌醉自己？

住進病房三天後，先生從上海趕回臺灣，直奔病房，剛見到他的神情，就讓我知道自己看來狀況不佳，我按下病床的升降鍵，直起上身，想微笑招呼他，病床還來不及升到 45 度角，他便撲上來緊緊的擁抱我，從我們認識這二十年來，沒見過他一滴淚，現在，他正將頭埋在我油膩糾纏的亂髮中哭泣，而且不小心壓到我的針管，我的針頭又脫落了，這下我也有點想哭。

好吧，不但不佳，我應該是看起來真的糟透了。

黃疸還未退，胸前跟眼白處黃色沉澱更深了，一周來每吃必吐，使我四肢瘦弱，腹水日漸嚴重，我的肚子像懷孕六個月一般隆起，手上插著各式管線和血氧儀，因為沒有安眠藥，睡眠不足，臉上掛著兩團黑眼圈。簡而言之，我看來像是一隻正在接受科學實驗，化著煙熏妝的印度黃蛙。

之後幾天，先生 24 小時陪著我，晚上也陪我過夜，父親終於得以放心回家休養，僅在白天探視我。剛開始，晚上輪值的護理師來巡夜時，都會嚇一跳，看見病床上躺著兩個人——我的先生堅持和我睡同一張床，他也很厲害，將床邊避免跌落的護欄升起後，便側躺，將腳跨在上頭睡覺，讓給我病床的絕大部分，簡直擁有有小龍女凌空睡繩之輕功。幾天過後，護理師也就習慣了，還有人和我開玩笑，「你要不要讓他也穿病人服，這樣戳針就不會戳到你。」

這一週內，奇蹟式的，我的黃疸指數日漸下降，雖然是龜速，離要抵達接近正常人、能出院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，但醫生都抱持樂觀的態度，鼓勵我能吃多吃，肝臟的康復最需要營養，而相熟的護理師都和我打趣：「這就是愛的力量。」，我笑笑回答他們：「還有陪睡的力量。」

兩週後，先生的假期用完了，必須回上海返工，臨別最後一天，他說想推輪椅帶我出去走走，護理師調整了一下點滴架，囑咐我們不要離開院區，我的抵抗力此時還很弱。先生說沒問題，他找到了一個我最喜歡的地方，我心想醫院裡難道有圖書館？結果，他帶我到醫院的「理髮部」，付了兩倍價錢，請裡面阿姨幫我洗兩倍時間的頭，還加肩頸和頭部按摩，阿姨看著我又垢膩，又糾結，如同一團拖把的長髮說：「恩，這真的要洗久一點。」

我從來沒有洗過這麼舒服的頭，阿姨的指甲真長，真好，以往在外面的美髮院，我常對於埋怨洗髮小妹用指甲而不是指腹抓頭皮，敢怒不敢言。自入院來已經三週沒有洗頭，比坐月子還淒慘的我，現在正需要的就是大量使用指甲盡情地搔抓頭皮，不用問還有哪裡需要加強，全部！

神清氣爽的出來，再坐上輪椅，髮絲輕揚拂過臉頰的感覺真輕盈，先生推我到榮總中正樓的中庭，聽志願者彈奏平臺式鋼琴，好久好久，沒有嚐到人生幸福光明的況味。我們就這樣，在榮總醫院內，約了一天的會，彷彿回到蜜月時，在巴黎的某個小餐酒館中，一邊飲著美酒，一邊欣賞現場演奏。

我幸福得不像是需要藉酒消愁的人，更別提有酒癮，還因此重病。

隔天，先生就離開了，離開前留下一些信，和我請他帶來的《紅樓夢》，因為想著不知還要在病房待多久，和坐牢一樣，不如把握時間看永遠不可能好好看完的書。護理師晚間來巡，看見床上只剩我一人，笑笑地說：「要不要我陪睡？」她知道我寂寞，願意說幾句話逗我，心中十分溫暖，也很感謝她，但臉上，也控制不住失落的神色。

「妳有這麼疼愛妳的先生，真的很幸福，像我們這種歹運的，碰到都是一些渣男。」在幫我量血壓時，她輕輕地嘆氣，交代了幾句她的過去的故事。「要加油，一定會慢慢好起來的。」離去時她說。

我這麼幸福，那麼，一切是從哪裡、怎麼開始的？

當天晚上我睜眼到天亮，思索的全是我的，過去的故事，到天明的時候，我終於想起，失控的源頭來自哪裡。或許原本並不是不能想起那「分水嶺」，是不願想起，不願連結，不願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有任何的牽絆。

1-3 琥珀色祕密的起點

右手背上的插管，正緩緩滲出血來，我心裡暗暗慘叫。護理師一晚來檢查了好幾次，每次一滲血，她便重新找一條血管，或換手插針。雖然僅是輸葡萄糖液，但她們必須確保一有緊急狀況，藥物注入是順暢的。

從小害怕打針、抽血的我，兩臂整晚被反覆拍打、束綁，刺穿了好幾次，然而沒有一條血管是爭氣的，我身上的每條靜脈，看到護理師的針頭，都爭相走避。

本應該按鈴呼叫護理師調整，但我真的累了，凝視著累得睡在病床旁的父親，思緒深深陷入遙遠的過去。

我的先生，是我相識二十年的好友，不過，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段婚姻。

幾乎一畢業就結婚，結婚後就懷孕的我，當年在素有「藍色城堡」的外商公司中，實為異類，甚至有大老闆問我，這麼年輕就懷孕，不會可惜嗎？

年輕的好處就是，不覺得世界上有做不到的事，攻克不了的山峰，化解不了的冰山，越挫越愈勇，越愈勇敢，越愈莽撞，撞了滿頭包，更不怕痛。

年輕的壞處，就是盲區太多，看不見那不合的三觀，相異的職業屬性，奇異的公婆關係，將逐漸侵蝕我們的信任和情感，最後變成互不相識的陌路人。

在那段婚姻中，最大的幸運是我得到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，而且轉念一想，若不是這些經歷，我不會感激於現在先生的寬容支持，感恩於現在公婆的開明不干涉，現在的我，可能還是驕矜自傲的，遠瞰人生，認為未來的道路，理所當然一路平順，毫無顛簸。

但在當時，下班後一想到要回家，我便感到痛苦，在辦公室內固然是職業表演，回家也需要各種演技，來掩飾我的失望、氣憤、忿忿不平，繼續假裝我是一個親愛的妻子，順從的媳婦，只有慈愛的媽媽這點是本色出演。但疲累的一天工作後，有時實在沒有力氣假裝，回家後，必然引得各式各樣的爭吵，家中遍布不定時炸彈和各式地雷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起源不知從何，不知如何避開，到最後，也不想搞清楚生存之道了。

對於這樣的表演障礙，我找到一個「聰明」的處理方法，在出了捷運站，坐上往家中駛去的計程車前，我會到對面的 7-11，買一杯麒麟（Kirin）三百五十毫升的冰啤酒，坐在計程車候客區旁的花圃，慢慢啜飲，讓酒精成為我面對家中大小不順心的勇氣。這個方式有效，但花的時間卻太長，而且家人能從我的微笑之中聞出酒味。不過即便如此，算是成功了一半。樂觀的人看那半杯「水」，而聰明的人總會找出更有效率的方法，改進流程。

我改為一出捷運，便奔向 7-11，買一瓶三百五十毫升、兩瓶五百毫升的麒麟啤酒，一包 Airwave，裝進我的 LV 公事包，隨即跳上計程車，在八十塊錢的車程內，先一飲而盡三百五十毫升的冰啤，再取出兩顆 Airwaves 狂嚼，等到達家門，付完剛好一百塊的車錢時，我已經達到醺然、微喜，能應付一切的表演挑戰的無的狀態，並且口齒留香。

這三百五十毫升可以確保我進門後維持一、兩個鐘頭的面色和悅。但在這之後，離入睡前三個鐘頭，怎麼辦呢？聰明的我把另外兩罐五百毫升的啤酒藏在浴室櫥櫃裡，趁沖澡的時候享受一罐，再趁睡前刷牙的時候，解決第二罐。

回想起這一段日子，我冒出了一身冷汗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喝酒的理由不再只是歡慶，更多的時候是偽裝、逃避。我喝酒是因為想變成另一個人，想逃避當前的生活，那就是失控的開始——一個人喝，躲起來喝，找藉口喝。如果沒有酒精，我該如何面對眼前這分崩離析，靠著幻想和餘勇拚湊黏起來的碎片婚姻？好強的我，從不在辦公室示弱，更不在家中流淚，只要將心底的那道閘門緊緊關閉，我的軟弱就不會一洩而出，對我而言，同情比起責備，更讓我感到自己一文不值，對自己失望。

樂觀、聰明、上進、好強如我，還有一項特點，除了不畏試誤，永遠勇於改進，還會主動積極、提升目標。

漸漸地，一、兩瓶五百毫升的啤酒已經無法使我安然入眠。當時在工作上，我剛從產假返回職場，面臨升遷的競爭；在家庭上，我似乎除了假盲退讓，沒有別的招數，對於我和前夫間的關係，我的心承受著不斷被劃開滲血的創傷，結痂時的刺痛，到最後，重重交疊的疤痕如同荊棘叢林，早已遮蔽了遠古以前，我心中還願意尊重、體諒對方的一份真摯情意。

酒支撐著我繼續這一切。

我會在去買菜的時候，順便帶一瓶美洛伏特加（Smirnoff）回來，藏在衣櫃深處，等待家人睡著，再一個人就著瓶嘴喝上兩口。這能讓我的睡眠從十一點撐到兩點。

某日，我下午兩點起床，發現伏特加已空，便心慌意亂地溜出家門，到樓下的 7-11 補貨，獨自一人躲在曬衣的後陽臺，一路喝到四點。

有時，我實在懶得出門，但家中鐵門年代久遠，吱吱嘎嘎的聲音，簡直考驗我做為一個闖空門小偷的潛力，難保不將家人驚醒。這時我會蹣手蹣腳把前夫珍藏的二十四年威士忌（Whisky）從酒櫃中取出，給自己倒上一杯，再往酒瓶裡添水，保持瓶內水位高度正常、一切平靜無波。無所謂，前夫不喝酒，家裡這瓶酒只是用來擺飾好看而已。

他不會發現的。

我坐在後陽臺的鐵架上，伸出雙腳伸，在空中前後踢擺，想起小時候常做的夢，從高處墜落，有一種從腹部升起，一路到達心臟的興奮感，微風吹過我的裸足和髮絲，這是費茲傑羅（F. Scott Fitzgerald）所謂，靈魂最黑暗的時刻，我卻不感到寂寞。酒精解放了我，賜我這個隔絕於世的異度空間。在這裡，我渾身流盪著一股溫熱，充盈著被保護、被理解的感覺，這是我平常享受不到的自由。有時，因為太過感動，心底的閥門被酒精這把鑰匙全然打開，我會將頭靠在十字型的窗架上，將臉埋進手掌的深處，將積累好久的壓力和委屈傾瀉而出，哭到衣衫盡濕，直到天光乍現，我又收拾齊整，刷牙、噴香水，躺回床上假寐，一如以往地和以為和我共枕眠一夜的男人迎接第二天。

沒有人會發現的。我的秘密。

只有酒，琥珀色的好朋友，而它對一切絕口不提，只是沉默。

酒精在我這段挫敗、孤獨的時光中，從我最好的朋友，變成了唯一的朋友。而那，就是失控的起點。

清晨六點，早班護理師前來檢查病房情況，見到我手臂上的針管滲著血，甚至已染紅了整塊醫療膠布，驚呼，妳怎麼沒有按鈴？我向她比了一個「噓」的手勢，指指還在夢鄉中的父親。她會意過來，輕手輕腳地替我清潔、重新插針，低聲對我說：「下次這樣，還是要按鈴，我交代值班的同事進來時小聲一點。」

這個世界，充滿了善意、愛心、為我好的親疏遠近之人，而我卻用謊言遮蒙自己，蹲伏在黑暗中，切斷所有重返光明的可能，不斷說服自己：沒有人會發現，凡事只能靠自己，一切都會很好。

我下定了決心。

「林醫師今天什麼時候進來？」

「主治巡房一班是八點，怎麼了？有不舒服我可以先幫妳處理。」

「沒什麼，我有話對他說。」

1-4 危險的摯友

我有酒癮。

林醫師聽完我的自白，出乎意外地沒有譴責，他替我安排了其他檢查，包含肝臟超音波，也安排實習醫師調查飲酒史，並交代護理師取消我睡前的鎮靜劑。

聽到鎮靜劑被取消，我無比慌張，彷彿即將落水的前一刻，失去了救生圈。我已經多年靠安眠藥、鎮靜劑才能入睡，如今每晚的依靠被取走，勢必得睜眼面對漫漫長夜。我輕聲地問醫師，可不可以留給我半顆就好？

「妳的肝臟已經幾近失去功能，我們現在能做的也只是靜待黃疸指數的下降，這個時候，妳真的不能再服用任何藥物。」他看到我絕望的眼神，安慰我：「晚間睡不著不要緊，看看書，想想事情，我們沒有要做什麼事，不用急著起床，睡眠是零存整付，白天想睡時再眯一下，沒有關係。」

多年來，這是我第一次得到「失眠大赦令」，竟鬆了一口氣，不再焦慮。在這之前的每個晚上，我老是越愈急著入睡離夢鄉越愈遠，離早晨的會議越愈近，在輾轉猶豫的最後，我總是走向客廳的酒櫃，倒上一杯威士忌。

跟許多人一樣，喝酒對我而言，是一個長大的象徵，一種社會化的過程。酒精存在於我們的生活，尤其是中國人的生活，可以說是開門八件事之一——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加上酒。除了吃飯應酬，聚餐作樂，宵夜同歡，婚喪喜慶坐月子，哪個場合用不到酒？就連煎個魚，都要用米酒加薑片去腥。

飲酒之於我，一開始，有太多歡樂奇幻的場景，就像進了迪士尼樂園，每個園區，都有它扣人心弦之處，漸漸地，與我的人生緊密交織。

酒的面貌千變萬化。

喝酒是溫馨的：經過一整天的高壓征戰，下班之後，與相熟的同事相約，一起走到信義區的酒吧，喝上一杯再回家。大概喝的是流行的調酒，或是冰的剛剛好的夏多內白酒，一起痛罵老闆，抱怨下屬，八卦同事，等到負面能量拋近，對自己的生活，開始講兩句內心話，慢慢地，一天一天過去，公事越愈談越愈少，私生活越愈聊越愈多，每天，我都期待下班後的那一杯交心時光。

喝酒是放肆的：與同事相約K T V，不囉嗦，臺啤先來兩手，縱使大夥嫌啤酒容易飽，但在七彩霓虹燈下，當然只有冰涼爽快的啤酒泡沫，再配上一句「吼搭啦！」才有縱情釋放的姿態。某次我生日，同事竟然送了我一桶金色三麥的生啤，足足有 3500cc，大夥將這桶合力扛進包廂，付了開瓶費後一陣狂